

RECOVERING ISLAND
ON EAST
CHINA SEA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踏平东海万顷浪

陆柱国·著

RECOVERING
ISLAND ON EAST CHINA SEA



Editor of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踏平东海万顷浪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 名：踏平东海万顷浪

著 者：陆 柱 国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印刷者：北京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黄土庄中学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1

字 数：210,000

版 次：1991年6月第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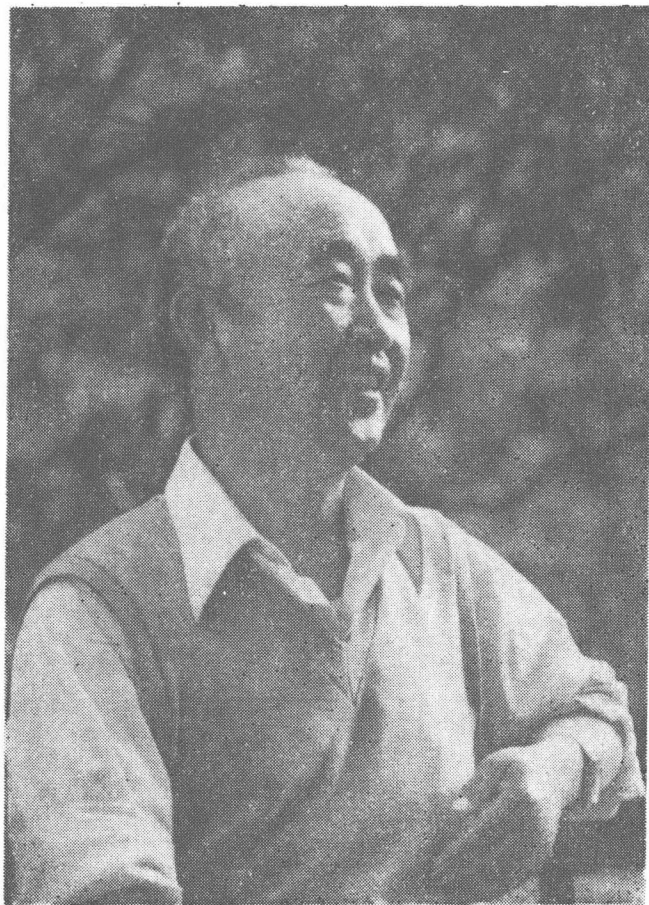
印 次：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1—110,000

书 号：ISBN 7-5033-0271-2/I·222

定 价：4.8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陆柱国，河南宜阳人，1928年11月生。194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社前线记者，《解放军文艺》编辑，总政文化部创作员，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副厂长。50年代初从事小说创作，出版作品有：《决斗》《上甘岭》《踏平东海万顷浪》等；60年代初转入电影战线工作，创作(包括与他人合作)电影剧本《战火中的青春》《海鹰》《雷锋》《闪闪的红星》《独立大队》《花枝俏》《道是无情胜有情》等十余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第 一 章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辆被尘土染成了灰色的公共汽车，沿着一条通往杭州的山地公路，懒洋洋地蠕动着。

凶猛的太阳的火焰，几乎要把这辆破旧不堪的汽车，烤得瘫痪了。车皮、窗玻璃，被烧得好象可以立刻在上面煎鸡蛋，甚至连那飞进来的灰尘，也象热沙子一样灼人肌肤。男乘客们大半没有穿上衣，浑浊的汗水，顺着深浅不等的脊梁沟，源源不断地淌下来。

靠近车窗，坐着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被汗水浸透了的洗得发白的军衣，紧裹着他那健壮而匀称的身躯。他那白中透红的清秀的面孔，象涂了油彩似的闪闪发光。两条漆黑的、细长的眉毛，有力地向上扬着，将到顶端时，才弯成弧形。一双象熟透了的葡萄一样又黑又大的眼珠，机灵地、警觉地扫视着充满汗味和鼾声的车厢。他的右手，很自然地伸到衣襟下面，汗湿的手掌，轻轻握着腰间的小手枪。

在这个青年战士的前面，坐着另一个军人。他只穿着一件白衬衣，双肘放在面前的椅背上，脑门枕着交叉起来的手掌打瞌睡。只有当猛烈的颠簸，使他的脑袋失去了依托或

者狠狠碰住了鼻尖时，他才微微抬一抬头，含含糊糊地轻声问：“章野，到哪里了？什么时候了？”

“早着呢！”那个名叫章野的青年战士回答。其实，等不到他的回答，他的首长就又把头放在交叉起来的手掌上。

正在爬山的公共汽车，力不胜任地大声哼起来。很快，它的轮胎已经不是向前滚而是向上跳了。终于，它最后哼了一下，抛了“锚”。满头大汗的汽车司机，扭过了油污的脸，使劲拉下来发黑的白手套，抓了抓乱七八糟的头发，用一种非常抱歉的声调说：“再休息十分钟，天气真热哪！”他苦笑着从一只破木箱里，叮叮当当拿出了什么锤子、扳子，匆忙地跳下车去。

车厢里发出了象开完大会那样的吵嚷和叹息。

那位首长也彻底的醒了，他揉揉眼，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慢慢地转过了半个身子。一只胳膊搭在椅子背上，指头微微地弹动着。他的外貌和章野十分相象。特别是那双向上扬起的乌黑的眉毛，简直象是按照一个模型描下来的一般。不过，在他那同样清秀的面孔上，已经丧失了青春的光泽，细微的皱纹已经毫不留情地布满在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周围了。他看着章野伸到衣襟下面的手，无声地笑了笑：“这样干嘛？”

章野急忙抽出了右手，顺便拭去沾在上唇的柔毛上的汗珠，害羞似的回答：“没有。”他瞥了一下将要空了的车厢，又说：“我们也下去透透空气吧，团长？”

“好！”这位团长站起来，跺了几下发麻的双脚。

中午的太阳，把路旁茁壮的野草都烤软了。下车的旅客们，站在附近的大树下，搧着扇子，同情地看着钻在汽车下面的司机。

警卫员章野跟着团长，快步向一棵枝叶茂密的松树走去。突然，团长停步了，并且吃惊地“啊”了一声。他环视周围的山峦，然后扭过头来，声音有些发抖地喊：“章野！”

章野本能地把右手伸到衣襟下。紧张地问：“什么？”

团长摇了摇头，他拉起了章野的手，急促地说：“跟我来！”

他们快步走到附近一片树林旁边。阔叶松稠密而又整齐地排列着，活象由挑选出来的彪形大汉组成的受检阅的部队。树林的边沿上，丛生着文弱的竹子。在杂乱交织的野草中间，盛开着一簇簇各种颜色的小花儿，它们象成群的蝴蝶一样，有带花斑的翅膀、长长的触须，甚至还长着黑色的、米粒一般大的“眼睛”。奇形怪状的岩石，被厚厚一层湿润的绿苔包了起来，在太阳下，放射着宝石般的霞光。

“章野，你看，五年以前，我和爸爸就在这里打过仗！”团长的手，轻轻地放在章野的肩上。章野感到团长的手也激动的发抖了。他便紧紧地向团长的身边靠了靠，并且侧转了脸，望着正在沉思的团长的面孔……

团长章雪松，象任何平凡的人一样，也有他的童年时代，不过，他的童年不是在摇篮和母爱中度过的。五岁那一年，他就要背着破斗笠，夹着比自己还高的鞭子，赶着牛群，

去挣他的锅巴吃了。有钱人家的五岁孩子，恐怕连这群牛的数目都数不清。无论冬夏，他总是睡在一张破席片上。狂风暴雨，酷暑严寒，虎啸狼嚎，饥饿困倦，这种种灾难，过早地对他进行着惨酷的考验。

夜里，月光透过窗棂，洒进阴暗潮湿的屋内。母亲经常坐在他的身旁，看着他那被荆棘划破了的四肢，看着他那干瘦的、贫血的面孔。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在晚上才能看一看她自己的儿子。

“狼——”不止一次，年幼的章雪松在梦中尖声喊叫着，象疯了似的，从破席上跳起来。母亲立刻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用她那粗糙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孩子的满是冷汗的脊背：

“不怕！妈在这里，爸也在这里。”

等到章雪松在她怀里安静下来以后，她才偷偷地、轻声地哭起来。

这时候，不爱说话的父亲，长叹一声，悄悄在枕边摸索着旱烟袋，责备她：“你哭什么？真是女人家！小心把孩子吵醒，他明天还得起早呢！”

母亲用破袄襟擦着泪：“这么好的孩子，为什么会生到咱们家？”

父亲咬着烟袋，不吭声了。他能回答什么呢？难道他不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吗？

章雪松八岁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给他生了个小弟弟。产后三天，她就去世了。父亲牵着章雪松的小手，跪在地主的

面前。

年轻的地主黄金河，是一个魁梧的大汉。他小时候，因为打架，鼻子被人家用木棍打扁了。又因为曾经从树梢上摔下来过，右边的鼻翅被树枝挑掉了一块，伤好之后，鼻孔向上翻着。这破坏了他那漂亮面孔的整个结构。他继承了老地主的所有产业，包括他父亲那年轻的第五房姨太太。因此，他的脸上，总是泛着又青又黄又白的混合色，眼圈周围的阴影里，刻画着稠密的皱纹。他的右手上，也留下了风流的伤痕：因为偷人家的老婆，被发觉了，两人动了刀子，他的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齐根儿被砍掉了。大概是为了装饰这只残手吧，他的中指上总是戴着一枚蓝色的宝石戒指。

当章雪松父子俩人跪在大厅里一尘不染的砖地上时，黄金河正在看《金瓶梅》。书中淫荡的描写，使他象刚刚喝干半斤烧酒那样浑身发热。口水象一条细线，垂到他的绸衬衣的袖子上。

“大少爷！”

“大少爷……”

黄金河拿过手边的赤铜镇纸，轻轻压在他刚看完的那一行上。然后慢慢扭过洒着香水的脖子。他斜了一眼，又不耐烦地出了口气：

“站起来。现在不兴下跪了！”

章雪松挺了一下腰，真的想站起来，但被他父亲倏地抓住了手。

“大少爷，你老人家行个好。小松他娘给你老人家作牛

作马一辈子。你老人家赏她一口薄棺材……”

由于羞辱和悲痛，章雪松的头一直垂在胸前。他偷偷瞟了父亲一眼。父亲那副浮肿的、肮脏的黄脸上，满是浑浊的眼泪。他又向上瞟了一眼，只看见地主黄金河搭在膝盖上的两只白胖的大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根耀眼的银牙签，仔细挖着另一只手指甲缝里的污垢。

没有等到父亲把话说完，黄金河就冷笑了一声：“别罗嗦了！这都怨你们两口子，为什么要象猪一样生一窝又一窝？要是你们家家死人都要我买棺材，把我这份薄家业卖得一千二净，也不够用！”说罢，他就轻松地转过头，继续看他的书去了。

“大少爷！”

章雪松被握在父亲手里的小手，感觉到父亲的全身都在打颤。

“够了！！”黄金河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父亲叹了口气，一把拉起了章雪松：“走吧，孩子，你妈上一辈子没做好事，这一辈子要落这样的报应！”他擦了一把泪，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回家去……

风从破窗棂里钻进来，把窗纸吹得簌簌响，挂在墙上的那盏油灯，也忽明忽暗地哆嗦着。墙角燃着一束艾枝，它的浓烟使这间破草房充满了苦涩的气味。八岁的雪松，孤零零地守在母亲的尸体旁边。他细心地捡去沾在母亲头发上的几根草根。突然，他看到死者的灰白的眼角旁边，一颗泪珠滚下来了。他满怀希望地抓住母亲的肩头，摇晃着喊道：

“别哭，妈妈，你说话呀！你睁一睁眼睛吧，妈妈！”直到他发觉母亲脸上越来越多的泪珠是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时候，他才扑到母亲僵硬、干瘦的胸脯上痛哭起来。

半夜，父亲满身沾着泥土回来了。他推醒了伏在母亲胸前睡着了的小雪松，父子二人用他们的两领破席把死者紧紧裹起来。

父亲背着尸体，小雪松扛着一柄铁锹。他们沉重的脚步踏着黯淡的月光，默默地向荒野里走去。

把母亲放进已经挖好的深坑里，父亲蹲在旁边又抽了一袋烟，然后叹了口气站起来，他抓起了铁锹，脸往旁边一扭，轻声告诉雪松：“下去，孩子，再看看你妈，我要填土了！”

小雪松跪下去，抱住了父亲的腿，哭着央求道：“爸爸，不要，你等一等，也许妈妈会——”

父亲手中的铁锹倒了下来，他摸着孩子的头：“你真傻呀小松！她丢开了我们，再也不，再也不，不受罪了！……”

雪松的小弟弟，被一家有钱无儿的地主寡妇抱走了。那个寡妇连半升大米都没有给，只是大发慈悲地说：“这孩子多可怜，生下来三天就没有了娘。我救他这条小命吧！”父亲也没有讲什么，人都死了，还计较什么呢？

一九四〇年，十四岁的章雪松早已把放牛的鞭子换成了锄头。一天傍晚，父子俩从田里回家。秋风饱含着潮湿和寒冷，迎面吹来。这两个衣服破烂得象幽灵一样的夜行人，沿着田间小道慢吞吞地走着。

在一个岔路口，父亲突然停下来：“小松，我们再到你妈

坟上去看一看！”

“爸爸，不去吧。回来你又要难过。”最近几天回家时，父亲总要带他到妈妈的坟上去。夜里，父亲一声不响地坐在门口的石头上，不停地抽着旱烟。往往当他睡醒一觉之后，还看见烟锅里的火光，一闪一闪映着父亲忧郁的面孔。特别是前天夜里，父亲在天快亮时，才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这一切征候，使年幼的他感到将有什么灾难临头了。

“走吧，去看一看她，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谁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再见到她的坟墓！”父亲瘦骨棱棱的大手轻轻地把儿子揽到胸前。雪松第一次听到父亲粗哑的嗓音里带着哽塞的哭声。

“爸爸，不，我们慢慢熬下去，总有一天会熬出头的！”

“用什么熬？用锄头吗？我熬了二十多年了，可是只熬了个家破人亡。我不能扛着别人的锄头进坟墓；我也不愿意你也象我这样！”父亲生气地说着向路边迈了两步，把肩上的锄头投进了平静的水塘里。然后又转身夺过来雪松的锄头，照样投了进去。

他们立在塘边，看着水面上被激起的涟漪慢慢向四周扩展。父亲轻松地叹了口气。

“离开锄头，我们能干什么？”小雪松惶惑不解地问。

“扛枪！”父亲果断地回答，“孩子，枪杆子不比锄头重多少！可是，用锄头只能给黄金河当牛马；手里有枪，就能给我们自己打天下了！我们走吧！”

妈妈坟头的柳树已经长粗了，长高了。茂密的枝叶低垂

下来，犹如华贵的伞盖。附近的草丛中，萤火点点，忽明忽暗，秋虫哀伤地唱着，给它们伴奏的，是那萧萧白杨和连绵不绝的松涛。

“跪下吧，给你妈最后磕一个头！”父亲这样嘱咐着儿子，但是，不知怎的，他也跪下来了。

“你活着受了一辈子苦，想不到死了以后，我和小松也要离开你，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回来。到那时候，我永远守着你，再也不往别处去了……”

临走，父亲在坟前抓了一把被自己的眼泪浸湿了的黄土……

就在这天晚上，地主黄金河的后院马棚里起了大火。火光给这离乡背井的父子二人，照亮了黑夜的道路。

第三天，浙东四明山区的抗日游击队里，又添了两名新战士。在密林里的篝火旁边，他们被锄头磨出了老茧的双手，颤巍巍地接过了步枪。

过去，谁受过这种爱戴呢？事务长送来了毛巾、牙膏牙刷，他们第一次知道自己也应该刷牙。连长把他那唯一的一条军毯割下一半给章雪松。开始，指导员和雪松他父亲说话，还喊他“大伯”。连那个总是戴着一顶油污的破军帽的炊事员，每逢开饭，也要笑嘻嘻地给这对“父子兵”多盛半勺菜。

在这支游击队的行军行列里，和马枪一般高的小雪松，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的爸爸。宿营的时候，父亲总是面向篝火，头枕步枪，把儿子搂在怀里，让自己的脊背去防御刺骨

的冷风。

一九四六年，二十岁的章雪松已经是游击队的连长了，可是父亲却在他的连里当排长。这个鬓发斑白的老游击队员，按照军规精神抖擞地给儿子敬礼；接受任务时，一句一个响亮的“是”。他很高兴这样做：儿子多么有出息啊！

不过，章雪松却感到很大的不安。一天晚上，父亲汇报了排里的情况，问他有什么指示。章雪松迟疑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说：“爸爸，我想，是这样……”

父亲怀疑地注视着连长的眼睛。章雪松的目光赶快移开，手指甲轻轻搔着驳壳枪的木柄：“我想请求上级调你到别的连里去——”

“为什么？”父亲镇静地问。

“我们在一块不方便。”

老游击队员坐在一块石头上，低下头，好久没有吭声。后来，他吸了一阵子烟，才低沉地说：“有什么不方便？我从来没有因为你是连长，自己少做半份工作；你也没有因为我是你的爸爸，少给我一件任务。再说，眼前我只有你一个亲人……当然啦，你是连长，我得坚决服从你的命令。你去请求上级把我赶走吧，我等着你的命令好了！”说罢，他把烟锅使劲一磕，头也不回地走了。

章雪松终于没有向上级请求，父亲究竟还是父亲哪！这样，天长日久，也就习惯了。

一九四九年，这是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突破长江天险之前，活跃在江南

的游击队，也更加频繁、更加沉重地由后面打击敌人。三月间，章雪松的连队奉命拦截敌人满载武器的汽车队。据侦察到的情况，这个汽车队只有一排敌人掩护。章雪松让他的战士们饱饱吃了一顿，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那时候，偏偏又下起大雨来。急雨象鞭子一样，往脸上抽打着。闪电割裂了黑暗的天空，雷声在树梢上爆炸。游击队员们穿过了密林、深草，不知摔了多少跤，连夜跑了九十里山路，才来到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小说开头所写的那辆公共汽车抛锚的地方。

章雪松的父亲——游击队的一排长，衣服精湿、稀烂，脸上被树枝划了几条血印，胡子上沾着泥巴。他一手抓住背后的手枪，心事重重地跑过来向连长报告，他的排有三个战士掉了队。

章雪松眨了眨通红的眼睛。一排长的脸羞得一阵发紫，低下头去，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双用麻绳、布条绑了又绑的破草鞋，等待着连长的责备。

章雪松看着一排长，咽了口吐沫说：“有时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可能决定战斗的胜败，你们一枪没有打，就把三个战士弄丢了！去吧，赶快检查武器，马上修工事！”

“是！”一排长敬了个礼，转身向该排的集合地点跑去。

战斗开始之前，一排长又到章雪松跟前来了。连部通信员知趣地走到一边。

“连长，我的烟口袋湿透了，你有没有多余的烟叶？”

章雪松知道父亲在撒谎。他晓得，父亲把烟口袋看得

比干粮还重要。何况，他在巡视埋伏在松林中的一排阵地时，还听见一个战士向排长要过烟叶呢！不过，他仍然和气地把自己的烟叶拿出来。

一排长只捏了一撮烟叶，从自己口袋里的小本子上撕了一条纸，飞快地卷了一支烟。他点着了烟，向四周看了一眼，这才随便地问：“你的干粮吃光了吧？”

“还有！”章雪松回答，这一下，他才明白父亲来他这里“找烟叶”的用意了。

一排长摇摇头，嘴里噙着卷烟说：“骗我！”

“真的！通信员替我拿着呢！”

不管章雪松怎么解释，一排长还是把自己的用黄油布做的干粮袋，由腰里解下来，斜着搭在章雪松的肩头：“你的干粮有没有，我比你清楚！”说罢，他扭头就走。

章雪松提着干粮袋，往前赶了一步，“你拿回去，我有嘛！”

可是，一排长根本不回头。

中午的时候，敌人的汽车队迎面开上来了。战斗一打响，章雪松才发觉敌人最少有一个加强连。开始，敌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受到一些伤亡，纷纷跳下汽车，向后退却。但，很快，他们就清醒过来，意识到了后退也是毁灭，于是，就不顾一切，向章雪松所在的树林冲过来。弹片不停地削着鲜嫩的松枝，松叶象鹅毛大雪一样降落。不少游击队员，倒在林边潮湿的草丛中，再也爬不起来了。

有的敌人已经冲进树林，领头的一个军官，圆睁着布满